

怪力物理系女審



繪師：茅凜

代稱：遙審、單瓣審

初始刀為山姥切國廣。

因過去的遭遇，而內心心死到對任何事物沒有感覺、眼神沒有光輝的審神者。

沒有"喜歡"與"討厭"的情感區別，不管對任何事情也都沒有想法，缺乏個人意志，無論別人要她做什麼她都會做，需要有外在的指令才會行動，直到本丸內的夥伴逐漸增加後才漸漸有意識自己是這座本丸的主要支力，內心開始有責任感。將本丸的刀劍們視為生命第一重要的存在。

沒有靈力，傳送出陣等其他需要靈力運作的部分都是由政府支援。

但擁有力大無窮的怪力，主要會與刀劍們出陣解決敵人，赤手空拳就能把敵人幹翻天。但因不懂得控制力道而經常破壞掉戰場周圍的環境，也時常破壞本丸內的建築。會為了支付本丸的修復費及政府寄來的賠償單而經濟透支，歌仙為此頭痛。

不擅長處理事務文件類的工作，大多時候都跟著刀劍們一起出陣，所以常堆積很多工作量，讓長谷部操心不已。工作進度落後到會被政府警告的程度，除了出陣成績表現很優異其他方面的評價都低下，在政府方面出了名的問題本丸。

以作為審神者的表現來講，是不太稱職的審神者。

只在戰場上特別積極活躍，其他方面的工作愛做不做的，但不全是因為她不喜歡這類性質的工作，只是認為自己比起「審神者」，更是這座本丸、所有刀劍的『守護者』。所以比起保護歷史更優先保衛刀劍們的安危。對刀劍們的愛執著深沉到連政府也敢違抗的程度。

本丸內的家務事及經濟掌管主要由其他刀劍擔當。

從不會對刀劍們下達命令，所以內番及其他事項都是刀劍們自己去安排協調，她則做為輔助跟著一起幫忙做。

即使她是不多言、面無表情、不會流露任何情感的人，在本丸內依舊是備受愛戴與尊敬的上位者存在。刀劍們都喜歡與她相處，她也對短刀們疼愛有加，會與他們玩。

沒有性別之分的觀念，會在有刀劍們在場的場合下直接脫衣。

過去曾是新選組的一份子，與新選組的成員們相處過。

新選組們的成員死去、見證了新選組組長-土方的死亡，導致身心悲傷至極到變成了內心無感的人。自失去新選組後就孤身一人，直到被找來擔任審神者以前都是絕望的活著。其實很想追隨新選組的腳步自殺，但認為要是連自己都死了、就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的事了，而勉強自己活著。

來到本丸以後人生才終於重新有了目標及珍視的事物，但內心深處依舊被過去的回憶囚困著心。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心願是想追隨新選組(死亡)這讓她不管在哪位刀男的路線都會邁向死亡。只是死法不同而已。

她的名字不詳。除了曾經見過她的新選組刀們對她有印象，就連她自己也忘了名字，所以沒有向刀劍們提起過，通稱主人／審神者。

刀男路線：山姥切國廣、鶴丸國永、和泉守兼定、壓切長谷部

【山姥切國廣路線】



繪師：茅凜

審神者的初始刀，山姥切對她的初印象是不太看好、質疑的目光，這個被政府告知要成為自己新主人的人身為人類卻比自己更沒有作為“人”的意志，本是她該命令自己的人卻反而是那個沒有人命令她就真的什麼都不動也不做的空殼，最一開始沒把她完全認定是自己的新主人，日後習慣養成了這樣的相處模式，對她的稱呼是『審神者(さにわ)』（對其他刀劍們提及都這樣稱呼）或是『あんた』（對她直接稱呼時都這樣稱呼）

在本丸還只有他們倆人的時期都是山姥切不情願地拉著她起來行動。

因為是沒有靈力的麻瓜，所以山姥切從頭到腳告訴她身為審神者該做些什麼，刀裝練成、鍛刀該如何運作操作之類的

沒有很願意跟這位毫無行動力與想法的審神者一起共事，但因為是政府所指派的對象而不得不與她在一起輔佐她。最一開始陪她練習鍛造刀裝好幾次，在失敗多次以後才終於成功鍊出一顆刀裝，卻因她一個力道沒控制好把好不容易成功鍊出來的刀裝給捏爆了。

發生此狀況，山姥切忍不住失去耐心，放棄地向審神者表示他們之間合不來，無法成為共事夥伴，這幾天會找時間與政府商量，解除他們的關係，便把審神者留在原地離開了現場。

事後，在深夜時刻山姥切經過審神者的房門前，看見審神者坐在桌前拚碎著被她捏爆的那顆刀裝，此景讓山姥切重新思考是否真的要解除關係。

隨著後期本丸的夥伴逐漸增加，圍繞在她身邊的刀越來越多，覺得「領導她的責任終於結束了」，同時也產生了“她已經不需要我了”的想法，自尊跟自卑兩種心情在拉扯讓他選擇疏遠了審神者。

在與審神者相處的日子中喜歡上了審神者，但不承認也沒意識到自己的心。對審神者的態度很不坦率又彆扭，對於審神者對待他的親近觸碰與距離會感到害羞及慌張。常被審神者的突發行徑惹得不知所措跟傻眼。

審神者則是內心深深感謝著山姥切，因早期有他的支援與陪伴，自己才能走到這一步。特別鍾愛他，但只把山姥切當作深刻重要的信賴夥伴，不是愛情情感。

最後審神者被政府判定是極度危險、會對世界造成威脅的不穩定存在，被判決火刑。被政府傳喚處刑現場初期刀需要到場，處刑完後要帶走審神者的屍體／遺物，結局為山姥切最後看著她被燒死在柱上。

[和泉守兼定路線]



繪師：茅凜

從顯現見到審神者的第一眼就認出她是當年的女生，也從她無光的眼神知道了她已經變得不一樣的事實。打從心底想拯救她的心，把她從過去的回憶中拉出來，但無能為力，只能像是什麼事也沒有過般的與她相處，不知不覺喜歡上了審神者，但沒特別意識到自己的感情，只想著要如何解救她的心。

在一次出陣中見到了前主-土方，激發了審神者死去的情感與心，也觸發了審神者開始墮化成溯行軍的發展，而陸奧守在審神者開始墮轉之際開槍射殺了審神者。

和泉守擁住審神者滿身是血的身子淚流不止，審神者向他坦承意識到了自己真正的心願是想要跟隨新選組的腳步，也向他道歉沒有做到作為他們的持有者所盡的義務，無法做到說好的要一直保護他們、對不起最後選擇了自己真正的願望，並請求和泉守給她最後一刀，結束他的生命。因不想之後墮轉成溯行軍，可能會攻擊他們。

最後結局為和泉守用刀刺穿了審神者的心臟，把審神者的遺體抱回本丸告知審神者死亡的消息，日後替她立了墓碑、弔念她。

[鶴丸國永路線]



繪師：阿提

A版本(舊版)-初次顯現與審神者相見就只見她自己一人在現場與敵軍戰鬥，事後詢問得知並沒有其他刀劍們的存在，她一直都是一個人，也不清楚這是哪裡，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儘管鶴丸覺得奇怪，但覺得既然自己都在她面前顯現出來了，那她就是自己往後要跟隨的新主，便與這位似乎是審神者的女子一同行動。

事後鶴丸向她解釋這裡是什麼樣的世界，自己與她是什麼樣的身分。

本丸一直只有他們倆人，沒有其他夥伴加入。

起初鶴丸對此也覺得怪異，但沒有想太多，之後也習慣了兩人在一起的日子。

這座本丸及他們就像是被世界遺忘一樣，從來沒有來自政府的聯繫，所以倆人完全照著自己的步調過生活，自主出任務解決戰場上的敵方。

雖然是位不會有情感表現及反應的新主人，但鶴丸並不覺得與她在一起很無趣，兩人莫名相處得來，一起度過了不久日子。

直到在一次任務中，見到了新選組的身姿，"審神者"才明白自己是因為什麼而被召喚到這個世界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本丸及倆人從沒被政府關切過的原因，意識到自己

其實是"時間溯行軍"的她心恢復了情感，含淚微笑與鶴丸道謝過去的日子有他的陪伴很開心，便提刀衝上前想阻止新選組的滅亡。

同時一下子理解了所有事情的鶴丸衝上前、以肉身擋住了審神者的去路，被審神者的刀刺穿腹部，用真情喚回審神者的理智，阻止了審神者的墮化。

日後審神者向他敞開了心，兩人回歸他們的生活。



繪師: 蒨

B版本(現在的版本)-打從顯現第一眼看見審神者的眼睛，就看出她的內心空洞到早已死去的事。看準審神者無論被做什麼事都不會抵抗，很愛對審神者做這個做那個。玩弄她的辮子或蝴蝶結；要求膝枕；或是一定要吃她手上的食物，因為這樣總是被長谷部指責行為態度不當，但沒把長谷部放在眼裡，繼續各種挑弄審神者，常被審神者一個力道沒控制好打成重傷進手入房，是手入房的常客。

會要求與審神者做一些親暱的互動，但只是把她當作玩物而已。認為要是能把內心無感的人逗到有反應會是件很有成就的事，才會百般對審神者挑弄及設下各種陷阱陷害她（但通常都是長谷部中招）內心深處認為她與自己是同類，若是自己沒有特別追求某些事物，自己也會變得跟她一樣。

雖然平時會指使審神者做什麼事或是審神者任由他擺布，但審神者一開口還是會聽從她的指示。



繪師：阿提

共同結局(無論是AB版本都是這個結局)-被政府判定為是異類的存在，非時間溯行軍也非審神者，因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存在"，便將其抹去她的存在。直到審神者在他面前消失了，鶴丸才意識到想與她一直在一起、非她不可。

最後結局為審神者身體開始出現雜訊、開始要被消失之前與鶴丸好好做道別，要他即使沒有了她，也要繼續去找尋世上更多有趣的事物，鶴丸最後親眼看著他從自己眼前消失，不著痕跡。審神者消失以後，鶴丸轉頭去找尋下一個"驚喜"。

衍生if結局-百年以後，鶴丸在現代找到了審神者的轉世，與她重新相遇。

[壓切長谷部路線]

以主命至上的長谷部，處處叮嚀著審神者的工作狀況，但審神者通常不理會他的嘮叨照樣放著該處理的文件不管，讓他操盡了心。盡管是位讓他苦惱的審神者，也依舊將她視作敬愛的主人，把審神者當作是不可輕易觸碰的存在，所以看不順眼老是乘上風在審神者身邊打轉的鶴丸國永。

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審神者的情愫是愛戀，只覺得是主從情愫。

審神者對他的忠告不理不睬雖讓他很心累，但審神者的一句話就能讓他開心起來。對於審神者友善的邀約會不太好意思答應，可還是像少女一樣躡手躡腳地靠過去，但每次都會被鶴丸國永打擾兩人獨處的機會。

審神者最後因被政府判定可能會是威脅到世界的危險存在，而被判刑處決，長谷部無法接受這種結果，帶著審神者開始逃亡，逃亡期間他開口邀請審神者是否願意與他逃到現代，去到現代或許可以做為普通人、過上普通的生活。審神者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內心悄悄想著那樣的理想或許也不錯。

然而最後行蹤還是曝光，政府強制奪回了長谷部，並表示長谷部因有謀反的念頭，應當一起被處刑，聞聽這個結果的審神者主動提出願意代替他接受懲罰、無論自己變成怎樣都沒關係。

在與昏睡的長谷部告別時，親吻了長谷部的額頭，含淚與他道別，並祝福他往後能夠過得幸福。在最後長谷部被消除了身為刀劍男士的記憶與力量，變成了人類流放至人間，作為一個普通人類最後生老病死；而代替接受懲罰的審神者變成了孤魂野鬼，無法再投胎轉世，沒有人能看見她的存在，只能永遠在世間上到處漂流。

最後結局為變成魂魄的審神者微笑守候著長谷部；長谷部雖然失去了所有記憶，卻有種忘記了什麼重要的事，但再也想不起來了。

主婦型女審



繪師：柚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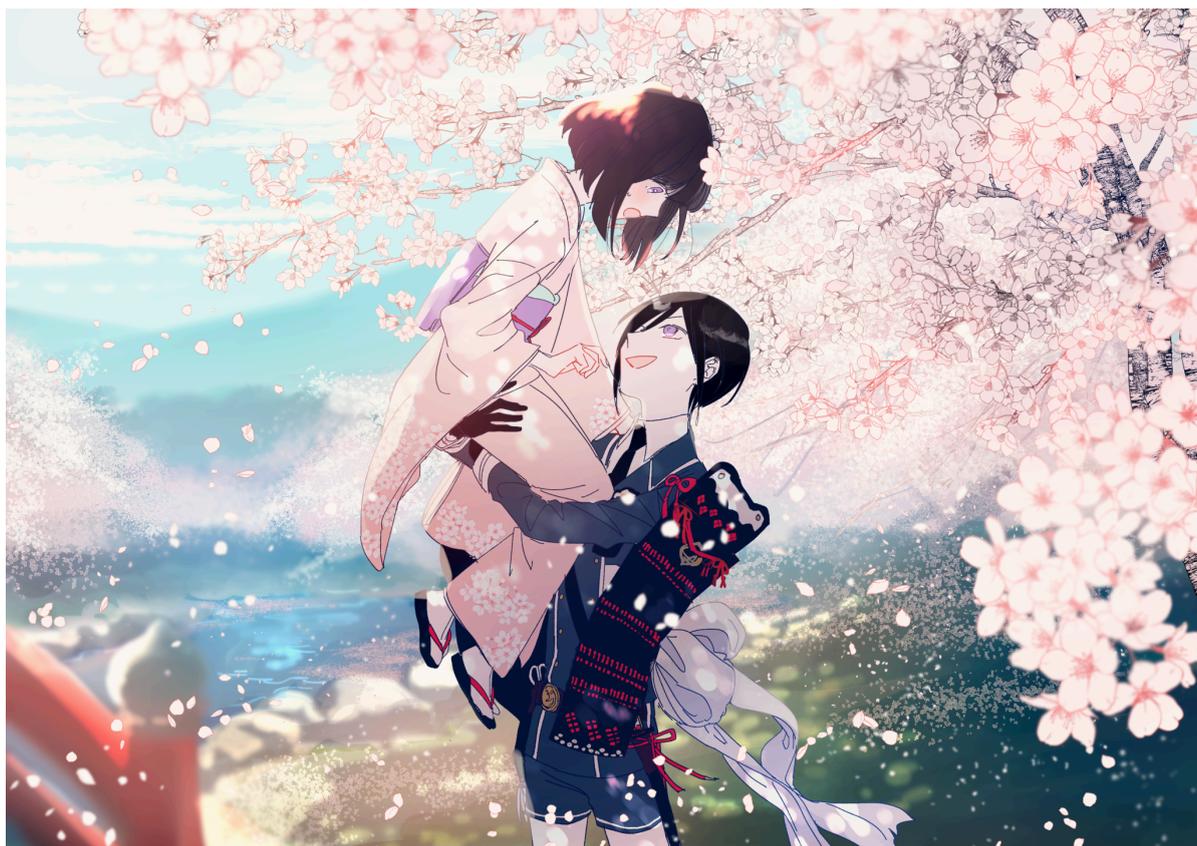
代稱：葵審、櫻花審

16歲的鄰家少女。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養成了懂事乖巧溫文儒雅的性格，極度的內向沒自信怕生，剛成為審神者時被大量男性包圍而感到不適應，到後來才開始習慣，本人既沒有靈力，也不具有戰鬥力及能夠擬定策略的頭腦，是位完全與出陣無關的審神者，最主要的工作是負責本丸的生活大小事，幾乎包辦本丸所有的家務事及行政辦公，再另由當番的刀男替她分擔家事與工作量。起初對於自己無法上戰場而感到自責、多次認為自己或許不適合當審神者，隨著與刀劍們的情誼與羈絆加深，找到自身的定位，「我無法上戰場幫助大家，至少要打理好本丸的一切，打造出能讓大家安心歸來的地方」以這樣的理念待在本丸中扶持著刀劍們。

如慈母般親切溫和對待每位刀劍，是很受歡迎及愛戴的審神者。講話有禮都用敬語，會用尊稱稱呼刀劍們(さん、くん、短刀或較年幼的刀劍則叫ちゃん)因為包辦了所有家事所以每天都很忙，少有休息的時候，是個工作狂。初始刀是陸奧守，二人像是兄妹關係。

刀男路線：藥研藤四郎、肥前忠廣、大包平、大典太、水心子，其他

[藥研藤四郎路線]



繪師：柚太

起初看審神者極度不適應也沒自信，友善的向審神者表示自己會在旁輔佐她，鼓舞審神者一同跟他們成長，從初期起指導了她許多有關審神者的工作，是審神者信賴的心腹。藥研最初純粹只是想輔佐她而已，漸漸被審神者善良真誠的為人吸引，喜歡上了她。意識到自身的感情後向審神者告白，卻被審神者誤認是為了鼓勵她而說的好話，而發藥研一張尊敬卡(「我也是……！我也喜歡藥研くん……！我會努力成為像藥研くん一樣可靠的人！)」審神者的答覆讓藥研知道審神者完全對自己沒有那種感情，也不將他當作戀愛對象看待。被審神者的天然打敗的藥研雖很無言，但在心中下定決心要用時間讓審神者慢慢喜歡上他。因太過積極或表態明顯或許會嚇跑審神者，所以平時在審神者面前是理性有禮的(偽)草食系。實際上是愛吃醋、容易因審神者而動心臉紅的純情系男子。

本丸內的其他刀劍也都知道審神者與藥研有著深厚的羈絆，藤四郎兄弟們及其他幾位刀劍們也都看得出來藥研喜歡審神者，唯獨審神者本人不知道。而審神者本人真的單純把藥研當作信賴可靠的人、將藥研視作努力想成為的榜樣。

在本丸襲擊事件中審神者的眼睛受了傷，造成短暫性失明，雙眼包著繃帶。審神者受到了傷害讓藥研認知到自己不足以強大到能夠保護審神者，未告知本丸任何一個人、甚至是審神者，一人悄悄離開了本丸修行去。審神者最後一次親眼見到藥研是受傷以前的事，眼睛的傷好了以後內心默默思念著藥研，等待他歸來。幾年以後，修行回來的藥研在櫻花樹下與審神者重逢。

支線-敵短刀路線，朧(自創角)

襲擊本丸途中恢復了自我意志的敵短刀，審神者為了理解敵軍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而試著想與這把敵短刀溝通、把這把敵短刀藏起來，請求大家留他活口，但藥研並不樂見，對朧抱持著很大的敵意。朧會化身成藥研的姿態與審神者交涉，理由是“這個人(藥研)很常出現在妳身邊，是妳信賴的人”，藉著熟人的外表降低審神者的防禦心，目的是想要審神者可以加入他們的陣營(敵方)，不斷邀請她，認為審神者有能力喚回他的意志，那或許也可以喚醒他的同伴們。但並不會強硬強行的奪走審神者，只是單純對審神者說一句「加入我們吧」，除此之外並不會做什麼。其外表跟藥研一模一樣，差在給人毫無溫度及感情的冰冷氣質，及原就是翡翠綠的眼瞳。

[肥前忠廣路線]



繪師：冰玉

起初肥前覺得審神者是有點奇怪的人，為什麼有辦法包下本丸的所有家務事還都不嫌累，但幾次與審神者交談接觸之後轉變為好奇。同時對於自身只會砍殺他人這點有心結，認為審神者的雙手是能辦到任何事情的手，而向審神者提出教他如何做其他家務事的要求，希望自己的雙手也能成為如審神者那樣，是雙"溫柔"的手。嘴笨不坦率的他態度及說話不時會嚇到審神者，會意識到自己這樣的缺點，但還是很彆扭的以命令的口吻要審神者教他如何裁縫、做料理、洗衣服...等。肥前的手藝不好(縫好的成品不好看、飯糰形狀歪掉)然而審神者總是會滿懷笑容與感激稱讚他做得很好，有他在幫了她很大的忙，審神者的溫柔讓肥前不知覺喜歡上了她，有意識到自己的感情、也不否認，之後變成了肥前會主動幫忙審神者分擔一些家事，認為儘管自己做得不好，也想盡一點心力替她分擔。南海很早之前就知道肥前對審神者有好感，偶爾會戲弄肥前。

[大包平路線]

大包平剛顯現出來就數落了審神者一番，無法接受自己的新主是位不懂世事的弱小女孩，稱審神者為小丫頭(こむすめ)審神者則被大包平的無心之言傷到玻璃心碎，認為被大包平討厭了很受打擊，有點怕大包平。直到某次偶然路過備前組的午後時間，鶯丸品茶看著大包平修練，此景也讓審神者認識到了大包平努力精進自己的堅持與自信的一面，自此之後，一有時間審神者會準備茶點，與鶯丸一同看著大包平修練的模樣，為修練過後的大包平送上點心給他補充能量，審神者嚮往大包平對自身有自信及自律的精

神及模樣，漸漸喜歡上了大包平。對大包平有很明顯的愛慕表現(不知所措的臉紅)但大包平完全沒察覺，仍把審神者當作小女生。

被審神者收服了胃袋以後態度有些緩和，但還是覺得審神者很弱不禁風、愛哭又膽小，但也不是真的討厭審神者，會很自動的開口向審神者要飯。有一次在鶯丸暗中的撮合之下，審神者忍不住向大包平告白，但大包平並沒有意會到，也完全不知道"戀愛"這種東西，審神者並不覺得失望，再次知道大包平一心想要變得更強的堅定念頭，認為這才是"大包平"，而繼續默默暗戀著他。

鶯丸看出審神者喜歡上大包平，會給審神者製造機會，在許多時候也會矯正大包平對審神者的不良態度，或是指使大包平做些能讓審神者開心的事。並不是想要湊合大包平與審神者，只是覺得審神者這樣的好人值得得到回報，想讓審神者開心。

[大典太光世路線]

剛顯現出來就因可怕的面容把審神者嚇暈，原因是因為審神者發燒過度疲勞而昏倒，大典太便伴在審神者的身邊直到半夜，半夜醒來的審神者在暗黑中撞見大典太的臉又被嚇了一大跳，看清楚是大典太之後連忙向他道歉，大典太向審神者解釋自己具有驅逐病魔的軼事，審神者便理解大典太是為了自己而一直待在自己身邊的。重新向大典太自我介紹並歡迎他來到這座本丸，在審神者要去為大典太準備茶點時，把大典太叫過去一同觀賞夜晚的圓月的審神者對大典太綻放了笑容，而大典太看了審神者的笑容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她。事後摘了一朵小花送給審神者作為把她嚇暈的道歉禮，日後負責打理花園，而審神者時常被大典太的臉嚇到，但內心清楚知道大典太是位好人。

[水心子正秀路線]

(暫且沒想到太多劇情，抱歉！)

努力想在審神者面前保持威武雄壯的好形象，與即使不小心撞見水心子鬆懈的一面也很配合的說並沒有看到的審神者，但審神者的內心認為無論是什麼樣的水心子都是帥氣的。看了審神者為了刀劍們付出全力的姿態，水心子理解到就算表現狼狽，為了某件事某個人而拼命的模樣都是最帥氣的，而對審神者刮目相看，敬佩審神者的毅力與精神，同時也喜歡上了審神者，而審神者也因為水心子對自身要求甚高的自律精神，對水心子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倆人是雙向暗戀的感情線，但水心子對審神者的感情更明確，表現也更為明顯(雙肩不小心碰在一起，審神者頂多是有些難為情的小臉紅；水心子則是臉脹紅到小鹿亂撞)清麿知道水心子喜歡審神者，默默守候著倆人

其他(非感情線對象)

明石-擔任近侍的日子會直接在審神者的房間裡睡午覺、還會請審神者時間到了把他叫醒。但審神者給出工作指令還是會做好本分，也很樂意陪審神者外出買東西，理由是他覺得審神者派的工作其實不多也不難，實質上很輕鬆，所以都還是會完成審神者交代給他的事項，把審神者當作可愛的小女生，很常戲弄她。

三日月-同是愛戲弄審神者的頑皮老人。會故意假裝腰閃到惹得審神者一陣驚嚇與擔心，喜愛看審神者的反應。自稱對審神者是爺孫之情，但當有人試圖接近審神者時似乎會露出另一張面孔.....？在審神者面前是和善老人的形象。在大倭寇事件，變回刀劍本體的三日月無法恢復人身，危及之下審神者捨身替三日月擋刀，背上被砍出很深的刀傷。看著染血的審神者倒在自己懷裡，三日月被震撼到，理解到人類是如此的脆弱，帶領他們的這名少女只差一點就喪命了，隨後離開本丸，打算一人解決一切。

大俱利-很善待審神者，但純粹是覺得審神者是位明理的好人，把她視作需要幫助的小動物。